

§ 落日故人(2)

時序回到去年冬天，弗里吉亞總督府。

夜幕降臨，總督府的大廳燈火通明。

數十支青銅火炬將整座宮殿照得宛如白晝，波斯織毯一路鋪到宴席中央，侍女手捧銀盤穿梭其間，烤羊、烤孔雀、蜜漬無花果、石榴與葡萄酒依序送上。

樂師坐在角落，輕撥長弦琴，悠揚的旋律在高大的石柱間迴盪。

今晚的主賓，正是昔日雅典最耀眼的將軍——亞西比德。

法那巴佐斯親自起身迎接。

「將軍，歡迎來到我的府邸。」

亞西比德微微一笑，舉起酒杯。

「承蒙總督收留。」

法那巴佐斯朗聲笑道：

「收留？不。我迎接的是整個希臘最傑出的戰略家。」

席間眾人紛紛舉杯。

酒過三巡，兩人談起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。

亞西比德望向壁上的地圖。

「雅典還沒有輸。」

法那巴佐斯沒有反駁，只淡淡問道：

「你真的相信？」

亞西比德點頭。

「雅典失去的是艦隊，不是人民。只要港口還在，希望便還在。」

法那巴佐斯笑了。

「難怪所有人都說，你是個永遠不會承認失敗的人。」

亞西比德也笑。

「若我承認失敗，就活不到今天。」

兩人碰杯。

清脆的金屬聲，在大廳裡格外悅耳。

就在這時，一名波斯近侍快步走進來，在法那巴佐斯耳邊低聲說了幾句。

法那巴佐斯神色沒有任何改變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侍者遞上一卷細長的羊皮卷。

法那巴佐斯接過，只掃了一眼，便收進袖中。

亞西比德笑問：

「王廷的公文？」

「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。」

法那巴佐斯舉杯。

「今晚不談政務。」

亞西比德沒有追問。

宴席重新恢復熱鬧。

然而，法那巴佐斯卻再也沒有真正專心聽樂師演奏。

那封密信，只有短短幾行字。

呂山德致法那巴佐斯：

若亞西比德仍在閣下境內，請勿使其離去。

此人不死，希臘難安。

信末沒有命令，卻附著另一張薄紙，上面只有一句。

「王廷亦不願再見此人興風作浪。」

法那巴佐斯緩緩放下酒杯。

他看向對面的亞西比德。

這個男人正談笑風生。

講述著昔日在愛琴海如何欺騙斯巴達艦隊，如何利用潮汐突襲敵軍。

滿堂賓客聽得哈哈大笑。

法那巴佐斯卻忽然想到一句波斯古諺。

「最鋒利的劍，也可能割傷握劍的人。」

亞西比德就是這樣的人。

他曾效忠雅典，後來投奔斯巴達，又離開斯巴達，再成為波斯王子居魯士的座上賓。

如今，又坐在自己的宴席上。

法那巴佐斯忽然問：

「將軍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如果有一天，你重新得到一支艦隊，你第一件事會做什麼？」

亞西比德幾乎沒有思考。

「收復愛奧尼亞。」

法那巴佐斯瞳孔微微一縮。

「那裡可是波斯的土地。」

亞西比德笑了。

「今天是，明天未必。」

大廳忽然安靜了一瞬。

隨即，亞西比德又爽朗地笑了起來。

「哈哈，我只是開玩笑。」

眾人也跟著笑。

只有法那巴佐斯沒有笑。

他知道。

那不是玩笑。

這正是亞西比德最可怕的地方。

他永遠忠於自己的野心。

沒有任何城邦、任何國王，能真正留住他。

宴席結束後，夜已深。

亞西比德在侍從陪同下返回客房。

法那巴佐斯則獨自來到書房。

燭火微弱。

那封密信再次被攤開。

這一次，侍從又遞上一只小木盒，盒內放著幾枚金燦燦的波斯金幣。

「這是？」

「斯巴達使者留下的。」

法那巴佐斯沉默。

侍從低聲道：

「使者說，這只是誠意。」

「若事情辦成……」侍從沒有再說下去。

法那巴佐斯已經明白。

真正的賞賜，遠比盒中的金幣更多。

也許是更多黃金，也許是王廷的信任，也許是斯巴達暫時放棄染指弗里吉亞沿海。

他望向窗外。

雪，靜靜飄落。

亞西比德的住所仍亮著燈。

那個男人，大概還在研究地圖，盤算著如何再次改變世界。

法那巴佐斯忽然自言自語：

「你真是一把好劍。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又輕聲補上一句：

「只是……太鋒利了。」

他伸手蓋上木盒，沒有收下，也沒有退回。

燭光映照下，那幾枚金幣閃爍著冰冷的光芒。

法那巴佐斯知道，今晚自己還沒有做出決定。

但他更知道，一旦雅典真正滅亡，亞西比德的價值將迅速下降，而這只裝著黃金的小木盒，將一天比一天沉重。

窗外風雪漸急。

書房裡，金杯尚有餘溫；木盒中的金幣，卻已散發出另一種寒意。

那不是冬夜的寒冷，而是政治的溫度——足以讓昨日的座上賓，在未來某一天，成為一具倒臥火光中的屍體。